

歐戰紀事本末



中華民國四年

歐戰紀事本末

上海雷斯賚譯印

THE GREAT WAR:

Its Origin and the Responsibility for it.

Prepared by

A CHINESE SCHOLAR

assisted by

Members of the China Association.

Published for

The China Association

by

T. Leslie

Shanghai.

世界大戰原因孰爲戎首當負其職

一緒言

英法德各國華人名之曰大英大法大德。此種譯文名詞。本無取義。其譯音如此。揆之西文原意。亦無所謂英傑法律道德等字。而加諸於各該國也。惟德意志之在中國。至今處於優勢。中國普通人民之心理。或以日耳曼而錫以嘉名曰大德國。則日耳曼之必以道德立國。與上述各國或有區別也。然證以該國之所行。與此德字是否符合。抑非事實。則明眼人當能辨別之。交戰團之直道人民。對於敵國。固未必責其喪失道德。而或以此等句語。公然出諸於口也。或以此爲是。則箇人之反對。積而至於多數之箇人。而合成一國。豈非全國之反對耶。或以此爲非。則謗毀個人。豈非謗毀全體之人民耶。此等舉動。殊爲惡劣。職是之故。其交戰團之直道人民。對於敵國。喪失此神聖不可犯之德行。奚能妄加評議。乃中立國之人民評論。竟謂日耳曼實有侵犯道德情事。議論一致。群焉抱憾。則此公正之言論。或可據以爲實矣。至此次可怖之戰禍。誰能獲此最後之勝利。則道德高尚者。對於日耳曼之失德行爲。吾知其必不有幸樂之心。惟見其深爲惋惜而已。假令德國而果能獲勝。除其國人外。本無信賴者。惟德勝則世界人

道。行將喪失殆盡矣。卽至協約國勝利之時。因德國之罪惡而釀成戰禍。生民塗炭。良善者到處悲愴。蓋至可寶貴之道德。旣已掃盡。日耳曼固已如此。不將使世界各國。更無人道之可言哉。凡君子或以其鄰人忽略而損失貨物。無有不代爲懊惱。而從無在旁竊喜者。若其鄰人損失。較諸世間貨物尤爲高貴。而與人類所不可須臾離者之道德。則其懊惱欲絕。代爲扼腕。更非言語以可形容矣。歷代人民。生於世而能漸人上乘者。亦惟以此莊嚴燦爛之道德是賴。人無道德。一如旅客之夜行黑路。摸索不前。人已失其知覺。何能再覓更新之道。亦徒見其消敗已耳。一人失德。已是害群。長此以往。其結果不將波及全國歟。國卽強大。聲威墜落。吾知其黑暗必達極點。可不懼哉。若世之稱爲大德國者。其意云何。著者與其國人向以友好視德國。倍加尊敬。卽於各物亦多所親愛。以護持人生之幸福。法俄兩國人民。亦同具此情。不圖德國心醉於黷武主義。而釀成爭端。現在一變而爲吾人仇敵之國矣。先友而後敵。亦無所用其怨恨。徒深嗟惜而已。如友人之患有熱病焉。友情懇摯。無不殷殷然望其早爲痊可者。今德國流行之病。其勢最險。所犯係屬道德有虧之病。孔子曰。人而無信。不可以作巫醫。今國而無信。更不知其何以自存。信與約爲兩國邦交所繫。有信守約。足增兩國之進步。無信而

棄約。則戰禍永無停止之日矣。人卽至愚。亦知信約爲有價值之物。而保固之。卽推而至於商業中。亦未嘗不根據於信約而維持之。則文明大國。對於此凜然不可違犯之信約。不更宜尊重而保守之耶。前駐比京伯魯色勒之美國領事官底讀麥伯君。係德籍美人。嘗論德國外交術之詭譎。軍事學之不足恃。並謂各種學識。及其畢生事業。無不以講求信用爲歸宿。守信卽所以守法。德之背約。世界文化。受一打擊。人群進化。亦爲之摧殘無餘矣。德若勝利。實世界之禍患也。云云。此非英人之言論。實中立國之美人而爲德籍者。見解如此。若非目覩德人之在比國舉動不法者。何能言之痛切也。兩國交際之信約。何等尊嚴。乃竟藐然而蔑棄之。若不有以懲儆。則無禮法之可言。造成一野蠻之世界。其禍患不至叛亂犯上而不止。此爲各文明國所公認者也。孔氏嘗謂久要不忘之語。信不誣也。德國不嘗以開化而詭然自命乎。乃竟言而無信。視約章如片紙破碎。而棄諸於四風。該約章特訂於一千八百三十九年。經兩次認可以免比國內發生戰釁。詎意德國竟致食言。並未警告。突然破壞一小國之中立。其居心不過欲侵犯未加防禦之法國已耳。盧森堡之中立。提出於一千八百六十七年。而訂入於約款之內。已經各國同意一致贊成。而保固其中立。不使稍有損害。德國亦與其列。乃德

竟公然背約。一面佯言誓守保其中立。一面遂即宣戰。推翻盧森堡之治權。侵奪盧森堡之疆土。亦所不恤。蓋其意欲使法國無備而襲其後也。盧森堡一小國也。當德國大軍壓境時。如比國等無力抵抗。祇可容忍。然即至聯軍將來驅回德兵時。則盧森堡曾爲大戰場。已遭兵燹之禍。其所受土地蹂躪生命殘殺之痛苦。可勝言哉。此亦如比國等可慨也。夫德國開此戰釁。不欲佔據法邦。而欲佔奪比國。以雪其實行抵抗之忿。比雖小國。惟一時尙足抵禦德軍。一如英傑之少年。努力以反抗持械之盜賊者。比國爲生命而戰。抵拒此大隊之游兵。將來傳之於史冊。亦足以自豪矣。其豪邁之氣。固足以制勝普魯士之野蠻軍人。以救歐洲及世界於水火之中。而登諸衽席也。嗚呼。不幸比國而適當其衝。首罹其禍。國土爲之殄滅。人民殘殺。城池劫掠。其間價值連城之古蹟品。記念物等。亦毀滅無餘。母哭其子。滿目悽愴。惟見其烟霧繚繞中。徒存鄉鎮野村而已。其跡可尋。足以誌念。此爲受賜於中國所稱大德國者。德意志國。若譯以華文曰。丟德之國。則較諸西文更爲切近矣。德國某大臣。不嘗謂誓守盟約以保比之安甯乎。乃德視此項盟約。等於片紙。而比獨能竭盡全力以抗拒德之大軍。其志可嘉。然其所蒙恥辱。則痛苦無復有過於此者。實爲不平。若欲證實德之罪惡。吾人當想像意大利對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(二) 德意志之與普魯士

德意志何爲而加入戰爭。因其向所崇拜武神。沉迷於干戈之酒精。前曾屢獲勝利。以爲不戰則已。戰則必勝。其所以欲戰者。可炫其軍械之精利。以爲能使列國有所畏懼。乘機擴張其勢力範圍而已。其尚有別項原因。吾人略述近代之德國歷史。以徵明之。德意志之歷史。於其政治一方面觀之。其歷史之由來。係屬於普魯士者。因普魯士佔有德意志邦之大部分。而主治全國之帝。卽普魯士之王也。德意志之與普魯士。有所區別。事頗尋常。蓋德意志之邦國。本不屬於普魯士也。德人氣度。亦與普魯士不同。此戰或非德意志之醞釀。而爲普魯士精神所感而振起者。亦不可知。德係教化之邦。產出科學人才。咸皆著名於世。不若普魯士之灌輸文明於世界者甚尠焉。卽向所居住於普魯士之著名博學家康脫者。實爲德人而非普人。德意志較諸普魯士。實有區別。德人則慈愛性成。列國之對於該邦人士。頗覺藹然可親。普則絕然相反。人民橫暴。東方之斯拉夫族。受其待遇。令人不堪容忍者。吾人觀察德意志之歷史。而於普魯士之歷史。加以特殊之評閱。卽知其梗概焉。約於百年前。拿破崙統治歐洲時。知德國爲三百小邦聯合而成。內有數邦。輻地甚廣。其餘惟鄉鎮曠野而已。該小邦統受治於奧國。

管轄之下。與中國周末時代秦始皇併滅爵邑制度。而合成支那爲一大國。其情景正復相同。嗣後拿波崙以不能併合全歐。或卽德意志一部分爲一國。無已惟有將日耳曼之三百小邦減爲三十八小邦之數。拿波崙失敗後。日耳曼之三十八小邦。仍爲奧國之領土。歷已數百年之久。普魯士處於極北之地。迨至拿波崙瓦解冰消。在此百年內。權力膨脹。儼然與奧國立於敵對地位。普魯士漸就施展勢力於近鄰之邦。而權力多操之於經世家俾士麥一人之手。按俾士麥之爲人頗幹練。惟操守欠精細。至一千八百六十四年。俾士麥藉故以兵戎與丹麥相見。並蓄與奧開釁之陰謀。以圖後來使與日耳曼聯合之計。丹麥一小國也。其戰後結果。俾士麥尙不甘心。竟爲劫奪。丹麥兩要省。一爲休而斯爲斯省。一爲好而斯日省。日耳曼得有休而斯爲斯省。其爲奧所得者。則好而斯日省。俾士麥之籌畫。其宗旨蓋欲與奧邦挑釁乘隙。可將奧德聯邦分裂爲二。此其詭譎之計謀。顯然可見矣。遲至兩戰後。卽一千八百六十六年。普魯士又復借端興兵。此時則竟公然佔用好而斯日省。藉以警戒奧邦。奧必七星期內敗北而退。普魯士則併吞好而斯日省。一而運動前與奧斯馬加聯合之各小邦。使與奧邦自行脫離。而與普魯士締結聯盟。惟此尙非俾士麥之最後計畫。因該聯盟未臻鞏固。易被推倒。

也。其時屬於德之各小邦。均皆獨立而分治。並無帝君。該各小邦所知者。卽與之脫離之奧君爲獨一統治之帝。揆之國名心理。亦無推戴別帝之意。惟此與俾士麥之政見。不能適合。蓋俾士麥之政見。各邦必須合併而受治於統一之帝。則人民不致再有復歸奧邦之舉。此卽曩日德與奧分而爲兩國之歷史也。俾士麥人皆稱之爲製造國家者。吾人尙可名之曰邦國分裂大家。蓋其分裂德國種族爲兩部分而著名也。俾士麥先後之設施。僅爲保固普王易而爲德帝之地位已耳。是以決計與法國一逞而奮力戰勝之。則能使各聯邦宣立渠主維廉第一爲開撒（德帝之稱）矣。其時日斯巴尼亞國中。適又發生繼位問題。此與法國關係甚重。而與日耳曼則關涉甚鮮。俾士麥橫加干涉。又施其狡猾之手段。竟將法皇拿破崙第三暨與日耳曼宣戰之各大臣盡行驅逐。戰不過數月。竟致巴黎請和。賠款二百兆磅。失去亞而賽司與洛來納兩要省。法國於金錢之犧牲。不甚介意。而獨於失此富饒兩省。則至今法人之心理。莫不引爲切膚之痛也。又且普魯士政府任意妄爲。在於四十四年內。對於亞而賽司與洛來納兩省。視之漠然。不加撫綏。惟增其人民之惡感。除該兩省一部分人民本是德籍外。其餘大部分心理。頗與祖國之思。寧願再與法邦聯屬。而俾士麥籌之已熟。當其與法開戰時。

已操必勝之心。屆時各小邦自必與德更爲接近。迨至戰後果獲勝利。欣然色喜。其向所營營之冠冕。當可光耀於世矣。維時又於軍興期間。本不難驅使各小邦自行併合。德意志而受治於一帝之下。因思舍普王外。無人能稱君帝之尊。戴此皇家冠冕而登帝位也。其時開撒（德帝之稱）之權。雖爲各屬親王所制限。然以普王之聲威而鎮壓之。則各該小邦無有不帖然歸服矣。俾士麥爲大經世家。固爲天下所公認。觀其政治方針。不過造成普魯士之一種奴隸模範而已。待其國基已定。俾士麥誇爲鐵血之功。然鐵血非爲製造家國之佳品材料。抑知尙有勝於鐵血多多者在耶。世界大思想家孔氏孟氏。不嘗以仁義勗人乎。此語大可爲耀武揚威之普魯士。作一當頭棒喝。俾士麥之政治。頗見荒謬。殊不知國民之血。流愈多而存愈少。鐵之使用愈多而消耗愈速。仁義則不然。歷久不泯。用之不盡。其效能與精神更無限量。不若鐵與血不過爲一種之物質。頃刻卽逝耳。各國誠不能皆步此高尚之仁義階級。如能相與推誠。則國運持久而未有不增進世界之幸福者也。

(三) 普魯士之兵制

近今歐洲及世界之軍事。惟普魯士獨負其職。蓋若而國者。平日之處心積慮。無非恃其軍械之精銳。軍隊之整肅。軍需之完備。何以知之。吾人讀德意志著作家之言論。卽於普魯士之經營。不遺餘力。專注意於軍用品者。可以知其目的之所在矣。溯自一千七百十三至四十年之間。首倡普魯士軍隊者。爲普之第二世王。弗來特立克維廉第一。其徵集軍人。專以高大身軀者爲貴。又且發明一種鷄形之步伐。制服則緊而合體。訓練亦專橫。軍曹對於兵卒。施其野蠻之刑罰。並用一種口令。以之操練軍隊。使各兵旋轉方向。如報時鐘之機關。然以爲由各人而合成一大隊。務使行動如出一轍。不如。此不足以收服從之效。弗來特立克維廉第一編成此種軍隊後。頗不輕於用以戰爭。而其子。弗來特立克第二。則舉動相反。以軍隊爲劫奪鄰邦土地之用。致使歐洲入於戰禍。七年始了。當時倡言俄與奧瓜分波蘭國。而爲之鼓吹者。亦爲弗來特立克第二也。法國革命。起於一千七百八十九年。是以於一千七百九十二年。起。又經發生戰爭。至二十三年之久。此皆普魯士先與法國開其戰端。列強均被牽入旋渦中。而於一千七百九十五年。普魯士忽作旁觀。其蠶食鄰國土地之野心。依然未已。反置各藩屬於

不顧。而使其自行防禦。其時法國革命權勢。方興未艾。直至拿破崙管領時代。則日耳曼之各藩屬。無不爲之驚恐焉。不得已請求普魯士救助歐洲。免被拿破崙之蹂躪。普置不理。反與法國訂立新約。增索土地。嗣後拿破崙知普魯士慾壑難填。卽以土地約諾。藉此籠絡。然則普魯士對於奧俄兩國。不已背信。今間接於拿破崙之手。卽其於一千八百零五年。在奧斯特利慈（奧國之巖邑）所施行者。欲使奧俄兩國潰裂已耳。其妄想如此。執意拿破崙儘踐約諾而與之。而一轉瞬間。卽將普魯士之著名軍隊。在於一日內戰敗之。並制限普魯士軍隊至四萬二千人。不得逾於此數。從是日起。普魯士卽於一千八百零六年。創行新兵制。卽所謂短期兵役是焉。蓋拿破崙旣祇准有常備軍四萬二千人。普則止費二年之久。卽將此數訓練成熟。使其歸田。再以四萬二千人勤加續練。依此進行。竟於十年之內。全國熟練之兵。計每隊四萬二千人。增至五隊之多矣。至一千八百十三年。拿破崙佔據俄羅斯而旋被逐出。普魯士乃乘機派駐強有力之軍隊於俄境一帶。後於一千八百十五年。協助伯利顛（英國）軍隊後。卽用此以破拿破崙之勢力於滑鐵盧（比京之近邑。卽拿破崙大敗於此）彼時普魯士。卽今之日耳曼。軍勢漸見膨脹。直至今時之戰爭。更爲發展。其平和時有八十七萬熟練之兵。

一至開戰。竟可召集軍人五百四十萬之多。預備碩大之軍隊。究其目的所在。爲內國之防禦耶。抑爲用以攻人耶。則日耳曼之著作家。均已自道之矣。例如某著述家。著有一書。出版已經五次。內有世界文化。惟藉日耳曼以開展之。又謂時間已近。全地球必爲日耳曼國所戰勝等語。德皇又於一千九百零二年六月。在愛克拉沙排勒（德國西境）所發之言。謂世界大國。惟德之學識奇才。莫與倫匹。其普魯士欲戰之狀態。意在言外。且揆其語意。一若惟日耳曼爲獨一教化之邦。亦惟日耳曼能仗劍以壓倒世界者。嗚呼。若是之大言炎炎。而抱此野心。孰有過於此國者耶。二年前尙有一軍事著作家。解釋普魯士政治。有一種不可思議之態度。此點大可注意。蓋其言已爲今茲戰爭之朕兆。且彼國蓄謀政治之野心。今日均見諸實行。其解釋之詞。本甚顯著。愈以見普魯士籌備海陸軍之趨向焉。其擊畫周至。以爲兼併比利時。摧殘法蘭西。搗毀英俄。攫得戰勝國之殖民各地後。既可將軍力施展於全歐。又可將普魯士之治法權。推及於遠東。則頃刻可操統治全地球之權。此其時也。惟普魯士獨尊矣。普人自思本國之軍事。曾受世界最高無上之教育。亦惟以普魯士之文化而利劍。可以使世界各國。擔負納稅之義務也。前項計畫。固由開撤一人主動。而亦爲各藩屬親王貴胄等所有同。

一之野心也。赫赫王權。把持於普王一人之手。歷代如斯。本無足怪。不期迄今欲強施於西歐之各國矣。中古之世。開撒神權。妄自尊大。非天子莫能比擬。玩視歐洲於掌上。更無論焉。尤有普魯士大將白那田所著普國政治一書。其所發種種之議論。不道不德。更無有甚於此書者。讀者當知此次不義之戰。實爲千古所僅有。該書刊行於一千九百十二年。其名爲日耳曼之其次戰爭。其希望早日開戰之心。不言而喻。而書之第一節。爲當戰之權利。度其命意。戰爲人生所必要。不戰何能使人群進化而臻健全。又若戰爲進步之原素。處於優勢。卽足以操生殺之權。天地間優勝劣敗。惟其權力之是視。強有力者。對於孱弱之國。斷不容其生存於世界者。然強固健全之國。固生齒日繁。若以爲國內不敷居住。而擴張其殖民地於國外。以資安插。則世界內多有人滿之患。否則或以其代價而得之。不啻以戰勝國自居。而著爲定律焉。夫以能力而奪人土地。則能力爲一時最高之權勢。所有一切紛爭。自必以一戰而解決之。殊不知此戰適足以彰示公理。而易爲判斷。一如物之至理。早已洞見者矣。該大將以爲公判約之價值。未足以易其一戰。不戰則悖理而且愚蠢。其於人道之價值。毫不注念。又以爲戰則弱小之邦。可卜同等之權利。否則不能與強大之國生存世界。其謬見達於極點。所謂能

力卽權利之言。前則未之聞也。不過行其殘酷之道已耳。該書之第二節。謂一國之本分。惟戰是也。亦惟戰爲一國最正當之分內事。戰則可獲權力。而國卽以此權力爲增進人民利益之資料。國爲獨操審判是非之權。高等司法之威力。亦無過於是。是以凡國有可乘之機會。有可恃之理由。無有不動兵作戰。則或可得想像之勝利焉。其第三節之圖說。詳載普法戰爭。後日耳曼由武力之強迫。國勢日增。實業經濟均甚發達。不意戰勝之日耳曼。近竟於亞非利加洲踉蹌而遁矣。至法國前雖爲其敵對者所敗。尙可創立世界上之第二殖民大陸地。英則已充用最重要之部分。卽至中立之比利士小國。亦已向索高價之賠償。德則祇能守此殘餘數地而已。其心或已滿意。吾知德人又將謂日耳曼所必要而不容緩者。擴張土地也。德於前時。曾有失去地土。並著名之來因河。一則在本有國界以內之陸地。一則在本有國境以外之河道。尙有多數德人早經併入別國。荷蘭卽其一端。而俄屬之波羅的海境地亦有之。此項德人必再與祖國聯合。則日耳曼必將推至歐洲東西兩境。以作其國之大附庸地。何以言之。徵諸該大將所謂處世不可退縮。必得勇往直前。以執世界之君帝威權。對於吾人之讐敵強國。必欲戰勝以破壞其利益權力等語。非顯而易見耶。書之第五節。首以世界無權

力聲威卽隨之墜落爲標題。此節論說之目的。卽日耳曼當竭其全力以施外交政策。而固邦本。奧與意大利。必得一適當之機會。聯合以戰歐洲之各國也。該大將尙斥其本國不善運用外交之手段。以致意與法和好如初。恨不卽以意與法當不共戴天。彼此視若寇仇。而不相親愛等字句。增入三國協約以保證之。今則不幸爲塞耳皮亞而戰。該大將必謂我人願爲奧斯馬加增進地位於巴爾幹。意大利則於地中海佔一部位。如此則能得吾人聯盟之助力。而實行其政治之方針。至對於法國。則佯許訂一法德協約。而助其得一不可思議之地位。以敷衍之。不期德之對於法。今以不次之武力。解決此項協約矣。末謂無論如何。吾人如欲獨操國際治法權。而自由行動。則當與法先爲結束。此爲德之最先而實在之政見也。以爲法既不與之同軌。則必搗其粉碎。而不使稍有存在之餘地。不意因此言論之鼓吹。而激怒國人。竟以無主義之攻擊。而加諸法國矣。該大將又謂當此葡萄牙經濟困難。政治不良時代。正與我日耳曼之好時機。以開拓殖民地於亞非利加洲。其欲在亞非利加擴張土地之心。早有成竹。蓋日耳曼曾稱當其必要時。俟歐戰獲勝之結果。土地之得。終可如願以償。然無論如何。急迫戰必延長。愈久愈妙。終必達到優勢地位。而後已。此爲重要關鍵等云。亦爲日耳曼所

欲戰之目的也。該大將白那田與其政府對於伯利顛（英國）之計畫。全然失算。德人之心。囿於普魯士武斷政治之謬見。以爲伯利顛與阿美利加（美國）雖欲出而調停。立一永久公判之約。以期免此戰事。然徒恃其美意與友情用事。均不足恃。又以爲是項公判約。並非兩國之美意。無尊重之價值。不過作一種恐嚇之計。此皆德人中毒於武力政策而牢不可破之跡象。且以偵探佈滿各國。每以懸揣妄議之詞。謂英如何衰老。其各屬地人民之觀念。如何反對。報諸本國。種種誤解英國法治之施於其領土者。英之治外法權。並不慮各屬地人民。欲吸收普魯士之法治制度於各該地。而強令其服從。完全之英國制度。英之制度。甚願各該領土維持其所有之建設。以資師法。而圖發達。亦准其人民自由保存其向有之權利。初無與普魯士之政治有纖微區別也。若真以普國制度。而施諸各該領土。則人民必爲強迫受治於普之獨立法權之下。卽所謂普魯士之法治制度焉。蓋向所憎惡人民有任意舉動。或自由建設之權利也。是以日耳曼政府與該大將白那田。對於英之領土情勢。茫然不知。終以爲英一被攻。彼之各領土人民。必起擾亂行爲。以圖抵抗。伯利顛卽印度伊及等處。亦必興倡革命。而各領地之無政府黨人。向所隱伏者。受此影響。其結果不至妨害其治安不止。殊不知

全印度及各領土人民。無論白種黑種。素各自由。頗知報國。不若普之奴隸政制。爲若輩深惡而痛嫉者。一遇伯利顛帝國被人攻擊。無不群起勇俠之心。而合成一體。踴躍輸將。爲國効用以資自衛。德人之嚶語夢想。可笑孰甚。伯利顛帝國。此次爲榮譽而戰。上下一心。斷非鞞言之日耳。曼所能望及。茲再深昧白那田所陳下。述之言詞。可知日耳曼竟欲驅世界於戰爭殺戮之禍。方可滿意也。其言曰。我人前以欲增進本國之地位。而與歐洲列強。曾作巨大之戰爭。今必得解決之問題。是否欲以德國之精神志願。以處置尙爲別人所抑制之各邦。而造一世界之統馭帝國。吾人是否有此全力以達此決勝點。或寧願拋棄本國之經濟政治勢力。而退縮於敵軍之前乎。又於該書之第五節末尾。謂如其不然。則當喚起吾人之愛國心。同心協力。決意犧牲多數之生命財產。及一切人情私利之嗜好。而以強硬手段。增長世界之權力。普魯士一統天下。卽支那亦在其列矣。不亦妄乎。

(四)日耳曼之君主

歐洲命運。握之於德帝之手。而絕於一千九百十四年七月杪。若大之責任。爲歷代君主所未敢承當者。德帝竟毅然任之。外作友好之態度。並聲明甚願和平。不欲入於戰爭。乃和平竟致如此耶。當普魯士戰勝丹麥時。德帝年僅六歲。戰勝奧斯馬加時。年祇八歲。戰勝法國時。則二十歲矣。從其幼年時代。卽已呼吸此戰勝之空氣。迨其年力已長。徘徊於左右者。惟赳赳武夫。室內則懸滿制服。常誇示於公衆。朝內則軍隊林立。若閱兵場之殺氣騰騰。自其少年帝國以至於今。固無日不以森嚴之軍隊而自豪焉。不僅開撤一人。卽推而至於親王等。亦莫不以軍事爲嗜好品。是以全國上下。自陸軍大元帥開撤起。無不以軍武爲世界上日耳曼所獨有惟一的神權。若輩旣爲此種空氣呼吸而成。而左右之武裝軍人。亦惟以此爲逢迎之具。是則開撤竟恃此以自負於歐洲矣。不亦奇哉。殊不思武裝持劍。本非盡人皆可以嘗試。亦非爲大丈夫不如此不足以示氣度昂昂之概。然則開撤擁有數百萬之軍人。宏大之兵工廠。何能藉此而生自大之心。更何可摩拳擦掌。使其軍劍作格格之聲。而示威於鄰國耶。世界各國。從無有准握持第一等之軍隊與兵力如日耳曼者。如俄之克若(俄皇)有龐大之軍隊。然其

視戰事。不若德之開撤如奉宗教者。然俄之克若。曾再三求厥和平而免戰禍。以故請各國協議於荷京之弭兵會。而保萬國之安甯。各國之對於軍事。每以鄭重出之。而開撤之性。爲其宗祖所留傳。於武力則愛之若命。其父曾親歷普法恐怖之戰爭。以爲興師動兵。而倖獲勝利。一國之君。而如此亦已滿意。尙且於戰事不甚欣喜。現今之開撤。則視甲冑如榮譽品。栢靈花園內之甬道上。轟然直立於前者。皆開撤列祖列宗之石像。一律武士裝束。以示誇耀。且以興國人之感奮。瞻仰於此者。莫不爲之凜然起敬。并道其生平之事蹟焉。開撤每以尙武之精神。決裂之言辭。而刊於一種說明書內。供人誦讀。其內中言論之顯明者。爲其派遣軍隊之支那時之演說爲最。蓋卽拳匪擾亂。各國派兵保護北京使館時也。其言曰。爾遇敵人。爾必敗之。不容稍有生存。擒作俘虜。仆死於爾之手內。卽爲爾之功云云。正與西人向所稱道之舊歷史內。謂一千年前。有生番之亨斯人。受治於亞鐵拉之下。而反得有道德之令名。今日耳曼以此生辣手段。對待支那。使支那人不敢再以側目而視德人。而亦能獲有道德之令名否乎。亨斯爲生番人。而不事殘暴。日耳曼以文明之國。而使軍隊突入支那。不更見其野蠻乎。普魯士之隊官。於今茲之戰爭。每覩蠻橫之舉動。人多疑之。其過當歸之於開撤也。夫一國之

君。詔然以開化自命。而發此激語。以獎勵其軍人。烏乎可。開撒既自命爲基督之門徒。則耶穌何嘗教人以殺人。曾教人以互相敬愛。救渡生命。而毋稍毀損。卽於敵對者。亦應予以幸福。今開撒反是以行人。皆呼其爲歐洲之亞鉄拉。（生番王）而於普魯士人。則皆呼之爲亨斯人。蠻而無理之比喻也。今之普魯士。除土耳其。亦被浸入殺戮外。幾與世界無一友好者。豈不可詫。歐洲各國之元首。絕無以亂暴之言。作爲獎勵之詞。如日耳曼派遣軍隊之支那之演說辭者。吾知開撒有一種狂妄之見。久已橫梗於心。又且素惡黃種。以爲仁慈憐愛。及程度畧高之文化。皆可屈服於武斷政治之下。噫。無辜之支那人及婦孺等。將如比國受同等殺戮之慘禍歟。初不料向受上帝恩化之開撒。與其國人之慘酷。有如此者。人或以開撒個人交際之間。尙見慈愛爲懷。決不信其有如是之殘暴行爲。乃竟如是。不知若而人焉。究爲何種血肉所造成者。吾知其自頂至踵。濡染皆是不潔之血。恐爲四海之水。所不能洗淨。此污點矣。開撒之視覺力。爲其黑暗之軍國主義所陰霾。而莫知眞理。惟其以軍武自負。所以不覺其發言之狂妄。更不計其禍患之將屆焉。豈不悲哉。且其自認爲耶教之信徒。則耶穌不嘗曰。人之持劍者。還由劍而身亡之乎。其意謂國若徒倚夫劍之榮譽。國必滅亡。蓋立國自有正當之

道。不徒恃其劍之飛揚跋扈。此爲維持人道之法理。進化人群之優治。亦卽上帝所頒之法律耳。開撒始終不離乎通國皆兵。舉揚軍劍之心理。是以倡言無忌。謂劍爲日耳曼之特殊發明品。觀其下列之言論。幾無不與上述之詞。脗合者。曰。歐洲之能享承平。惟賴日耳曼之強能軍隊云。卽以此言反證之。非其擾亂和平而造成。今茲可悲之戰爭。而何。蓋已不攻自破矣。又曰。朕（開撒自稱）以目光。終以軍人爲可恃。因先帝（維廉第一）自其幼年時代。以至最後之時期。無不精神貫注於武力。我人受上帝之多恩賜。受上帝之重大委托。必須履行此義務。無可諉卸。朕已決然擔負此重大之責任。大好河山。一有傾側。朕卽用余全力以繼承此基業。則非養成我干城之軍隊不可云云。開撒之專恃軍劍。而於其國中之政治會。不加信任。讀下列之文。又可見其一斑焉。其言曰。日耳曼帝國之國基鞏固。全恃夫軍人之効力。無所謂議院之多數。通過與否。朕惟信任余之趕趕軍人云。其對於軍人。視在工商學子之上。鼓勵軍隊之詞。竟謂爾軍人。膺此帝國之制服。卽占優先之光譽。以制他人云。又如遇有軍人呼喚。人卽奉之維謹。無敢稍侮者。此爲文化以來所僅見者也。開撒又謂朕自服此冠冕以來。無日不陷於煩惱之境。各方面疑我者有之。誤解我之抵敵者有之。惟朕則祇有一物所信

賴者。祇有一物所崇拜者。無他。惟軍隊而已。朕惟倚賴我人之上帝。而力任艱鉅。深知軍隊爲我國之支撐物。亦卽爲普魯士帝座之中流砥柱也。現今大支柱深爲震動。普魯士之帝座。或卽掀倒於地。則仁慈與公道。均非全國軍隊之比。舍軍隊外。無復再有此大柱。而能永久支撐帝座者。我人軍隊之大支柱。終不能免人推倒。則此項大支柱。其服從性堅硬如鐵。當視以勇敢之保障物。免被羞辱云云。察其上述語氣。務使其人民同受束縛。羣處於專制政體之下。噫。不幸而其國人盲從專制。視爲應盡義務。咸皆驅入殘酷之戰爭。出入於鎗林彈雨之中。頃刻間生命卽逝。彼之所謂免被羞辱者。適足以彰其羞恥之行爲已耳。開撤之欲於國外併吞土地之野心。蓄之已久。讀者當注意於下述之言論。可以知其梗概焉。曰。朕於世界大勢。各外國之情景。知之最悉。朕必放開手段。爲吾所爲。切願以戰釁導其引線。若此不爲。愚莫甚焉。卽上帝亦何能遏止余哉。朕之宗祖。於陸軍固曾經營不遺餘力。而朕則以爲海軍亦屬切要。深望朕國之海軍強盛。亦與陸軍臻於同等之地位。則朕可高枕無憂矣云云。其意以爲日耳曼帝國。必須雄視歐洲。戰勝各外國而攫其土地。據爲已有也。一言以蔽之。無非藉故開釁。攻人無備已耳。開撤更有謂日耳曼人忠於祖國。義不容辭。不幸而戰死疆場。隨處皆

葬身之所。日耳曼當如神鷹之張大其爪。刺入一國。此國卽爲日耳曼所有。當爲日耳曼人所居留之地等語。是以支那於將來青島租借滿期時。而於交還之履行。更屬疑問。此次之戰。開撤或以爲贈一珍貴之禮物。品與比利士。故無論何國。一爲其戰勝。卽可受賜於日耳曼之恩化矣。而其誇大自傲之心。更可於下述之語意間味之矣。曰余日耳曼之人民。如磐石之穩固。無所不能之上帝。將欲建一世界文化之大廈於其上。也云云。讀者更當知其於遠東之野心。流露於言辭間者。亦復不少。曰。凡握有海軍之國者。諦聽之。吾日耳曼將於太平洋航權解決後。必得強有力之軍艦隊云云。其於前此俄日之役。謂俄羅斯對於黃種禍患。已示孱弱現象。今則此種禍害。將及於日耳曼矣云云。日耳曼人民。皆執兵役。一入軍隊。不准各存各意。全體祇有一心。爾之意。卽我之心。其奴隸軍人。有如此之卑鄙者。何以見之。讀開撤對於軍人之發言而知之也。渠謂國無二主。我卽是他。我則不能於別人有所容忍焉。人民不得參以己意。朕之法律。卽獨立之法權。此法律卽爲朕自己所制定。更何所用其法議院哉。至於公理。尤非余所願聞。余則惟知攻擊二字。及立國之大支柱之陸海軍是已。余見利劍與軍用品等。當作歡呼之聲。如有反抗者。朕之軍人等之視線。無不倒戈以相向云云。推測開撤之

意。無非好戰之心理。日耳曼軍官以次。希望日日有開戰之必要。久成一種之習慣。開撤對於其協約國之舉動。可以知其視線之目的矣。渠謂我人處於若此之地位。當戴此假面具而戎裝以待之。更當以無恐之目光。勇敢之精神。卽有阻我前行之路程者。余終不畏。必得繪出其地之形勢。爲己國計而後已也云云。以上言論之聲調。一若開撤立於座右。執筆而自道其詳。無煩著者爲之贅述焉。讀者當掩卷長思而一味其自己之供招。更當一轉眼而遙想歐洲之慘狀。則巨萬少年人之屍體。暴露於野。目不忍覩。開撤之軍隊。又不能爲之掘地掩埋。惟有累積成堆以火化之。巨萬之肉體。葬身火窟。臭氣難聞。不亦大可憐哉。開撤之罪惡。人何能恕。天何能容。其肉尙足食乎。

(五)德意志與比利士

比利士一小國耳。僅有人民七百五十萬。東接德意志。南至法蘭西。北至荷蘭。西至海濱。自拿破崙過渡時代後。荷蘭與比利士曾合一國。至一千八百三十一年。准比利士請求脫離荷蘭之法治權。而比利士獨立一國焉。自此以後。比國上下。於農事工商學力臻進步。居然成一歐洲強盛之小國矣。約於百年前。法與德會戰於比境。比曾大受損失。此處爲比國京城之近邑。名曰噶忒路。卽爲英國大將威林敦大破拿破崙於此者。當普法戰爭時。英則力救比利士。牽入戰禍。主張比國之對於德法。兩不相袒。嚴守中立。於一千八百三十九年。由普法英奧俄各國訂約。永久保固比利士之中立。而各該國亦曾互相允諾。並聲明如有侵犯比國之中立者。當聯合各國同興問罪之師。至一千八百七十年。德法入於戰爭。英卽通問各該國。是否實能尊視此項神聖之條約。兩國皆經允可。此時法軍深被德兵攻擊。陷於危境。法兵愈戰而愈退。被逼至比國之邊界。此時法軍則甚易突入比國疆土之內。以避兇鋒。而法則不欲爲之。以爲雖敗仍當爲自國而力戰。卽戰至筋疲力盡。亦所不恤。寧願尊視約章而不犯比之中立。且以爲與其被誘而破壞信用。不如忠義之光明磊落。以增自國之聲望。其居心不亦韙哉。

比利士向處鎮靜之心。對於隣近之三強國。素所尊敬。謹守信約。以求己國之安寧。其所恃宗旨。歷久不渝。詎意德意志近年以來。於比之邊疆。大興鐵道。利便軍用之交通。藉示威脅。比受一大激刺。不能無疑於德。或且視德之舉動。實不足恃。能不爲之寒心。是以爲自防計。不得不於德之邊疆。築數座之砲壘。練成少數之軍隊。其用心亦已苦矣。惟比利士之信賴德意志。仍不少減。以爲比固甚易築造堅固。難於攻取之砲壘。免使敵人生覬覦之心。如法之於其東界。亦曾造有土壘者。皆甚易易。然而比不爲也。卽如法之邊境所近接比利士者。亦徒有孱弱之保壘而已。同是此意。本無疑慮之可言也。至法之對於德意志。亦頗信任。以爲如德之威望。必能保固比之中立。甚至於魯森堡之領土國（荷比二國間之小侯國也）爲德所重視者。法亦信賴之。以故法不僅於比利士及魯森堡之邊界處。並未築有鞏固之砲壘。用以保障。卽對於別國亦屬如此。然於其國之東界。實曾造有強固之砲壘。蓋此處緊接德土也。此項砲壘。實徵強固。一時難於攻取。雖其屢受德意志之強襲。而未易攻破之。當今茲戰爭危急之秋。英國外交官愛瓦德格來。當據一千八百七十年之約。通詢法德兩國。是否維持比國之和平。履行約章之義務。法則當予答復認可。而德則置諸不復。兩日後卽一千九百十四年

八月二日。德即下哀的美敦書於比利士。要求准予德軍經過比境。以便攻擊法國。並許如不抵抗。戰事結束後當給以賠償。堂堂大國。乃作如是之要求。有是理乎。無他。不過欲嫁禍於比利士耳。讀者當於下文注意之。德之意。以爲德軍一人比利士之東境。則法必向比利士之南方而撲入。一經開戰。則兵連禍結。比利士即作爲兩國交綏之戰場。其比利士之結果必不能免滅亡之慘。且不幸而法國果真失敗於德意志。比利士已直接受此痛苦焉。即強自忍受。請求德國撤退軍隊。而能否保其必得德意志之償金乎。必不能也。若德意志真能背約。而於小國如比利士者。不能加以保護。則以後對於誰何之國。有撤兵償金之請求。即諾亦是無價值矣。此非過甚之言。讀者或以爲非。則不見其公然已將比利士併吞。而奪其亞非利加之康哥殖民地矣乎。職是之故。著者以爲當時比利士浸假而承諾德意志之要求。則其以後之名譽。將至如何地步。吾知比利士之國威。必永被污辱。不僅其國不能存在。即其人民。亦將受普魯士鐵重壓力。而製成一種德意志之模型。此真莫可挽救矣。人之死。有不等之死。與其受普魯士之極酷屈辱而死。毋寧爲榮譽而死。前之死。爲永久之死。後之死。爲雖死而尙有一線起死再生之希望。然則比利士曾擇其善死之道乎。目前所受痛苦。固屬可憐。錦繡

城池一變而爲焦土。光耀燦目之大會堂。古代之大學院。堂皇華麗之公宇大廈。爲巧匠所造成。而已歷百年之久者。皆爲普魯士之殘暴行爲。而毀滅無餘矣。人民則男女老少被戮者。以數十千百計。群庶之嗷嗷待哺者。滿目皆是。至於逃亡英法荷各國者。並被德意志囚作俘虜者。更不計其數矣。嗚呼天乎。比國人民。無辜而遭此災殃。正是廢物渣滓之不若也。是則比國人民所受之代價。值得耶。不值得耶。抑將寧願受普魯士之奴隸耶。人之無血氣者。必曰不值得。寧受普魯士奴隸之。而有愛國心者。必曰否。又且欣然色喜曰。比利士乎。比利士乎。好自爲之可也。比利士現得英之助力。而退處於本國一隅之地。在此彈丸地點內。比王駐於此。而其軍隊亦在於此。且其軍士亦未曾完全仆敗。雖此彈丸地內。大有可爲焉。知不能恢復其故國乎。然則比國是否死定。曰必不然。比必重生。一如前狀。或且更入佳境。此次當作比利士之榮譽大記念。而居於上帝宇宙內之道德高尚者。知普魯士之行爲殘忍。無不怒目而視之矣。至於英國應將如何對付。若英竟蔑守信約。任比利士之處於如何地位。而作袖手之旁觀。則支那之對於英國。不將訾議乎。或若英竟任比利士爲德意志搗成齏粉而不加救助。則英之歷史口碑。將永遠匿彩無光。世之不名譽事。更無有過於此者。德亦知之。惟終疑

英不能爲一小陸軍國。而犧牲若大之兵費。且於國內籌備多數之陸軍需用品。亦慮不敷。其謬見如此。殊不知伯利顛之壯年人。與其各殖民地之人民。無不群起而合一爲人。以維持英國之威望也。所有德之艦隊。凡曾出現於其軍港者。皆爲英之海軍毀滅無存。至德之航業。均已破壞。又且供給衣食於比之陸軍。已經派出練成二百萬世界能爭之雄兵。若再不敷。尙可增厚兵力。必與德決一死戰而後甘心也。英亦用全力助法。免被敵人入寇。又且於比利士境內。防守一隅之地。以備比軍駐屯於此。助其必將普魯士之軍勢。盡行逼回。並聲明無論若何。必將普軍驅出法比兩境以外。俟比復其故都。得有賠款而後已也。

(六) 德意志之與公法

世之有法度。制人群漸由野蠻而臻於進化。伏羲氏爲支那第一之創立制度家。自其降世以來。支那則人於文化焉。蓋法紀未定之時。人類羣處於野林之間。無衣蔽體。一自伏羲制定法紀後。禮儀昭然。尊卑於以別。長幼於以分。國邦隆治。而人民之進化亦蒸蒸日上矣。法度寔爲開化惟一之基礎。法制愈完備而國治愈優美。其文明進步。不與時俱進乎。一國之法律。既爲保障人民之安寧及利權而設。則國際間之利賴萬國公法者。同一用意。亦卽根據於此項重大之要點而頒定之。蓋無非爲維持世界之文化與其和平而已。世界各國亦莫不知有此凜然不可犯。而當敬謹遵守之公例。卽所謂萬國公法者是也。歷來遇有國際間之交涉。無不據此公法。而協議於荷京之弭兵會。請其據法以解釋。而公判之。卽至最後之談判。亦必依法處理。兩方之爭點。而免戰端。縱至於無可更議之中。勉力調停。不使其發生戰禍而後已也。然則萬國公法者。豈可忽而視之耶。至於此次之戰爭。更當視萬國公法爲無上之價值。則歐洲之聲譽。不致墜落於無形。而發生亂暴之現象焉。是以無論若何。斷不容以黷武主義。而有所主張者也。且被俘之敵人。不容殘殺。而非戰鬪人員及其私產。奚能橫加侵害。而視爲戰

捕品。戰勝國之得有城邑後。更何可要求所在國之籌獻償金。至於地方之公衆屋宇。如教堂紅十字院等。更應尊敬。加予保存。紅十字之徽章。除醫員看護婦及關於野戰醫院之服務人員外。不能盡人佩帶。至偵探軍情之兵卒。更奚能冒充紅十字員而驅之前敵。供人殺戮。此仁者所不爲也。吾人當一思此萬國公法。而尋求德意志之舉動。是吾保證其所應當遵守之誓約。則吾人惟見其強詞奪理。藉口於情勢之必要。而悍然不顧神聖之公法。喪失其忠信。一面則佯與各國曰。我必保持信約。一面則食言爽約。其罪已大白於天下焉。而尙欲侃侃辯護。希冀文明各國矜而恕之耶。各國之對於德意志。皆已洞燭其奸。蓋其既經列入協約。而其行動無不與約言宗旨背道而馳。欲再責其履行此義務。不亦難乎。尙有一種德意志曾經簽印之國際宣告書內。亦經載明謂中立國之土地。不加侵犯。又謂交戰團。不得運兵及運送關於戰事之軍械。或軍用品之供給。而經過中立國之疆域各等云。然則日耳曼之故意侵犯比利士與魯森堡之中立。其舉動不已顯然背約乎。該兩國初本抗議。而日耳曼漫然行之。不僅破壞該兩國之獨治權。卽對於東歐西歐各國之與其所簽訂之專約。亦一筆而抹煞之矣。讀日耳曼高級法官馮裴忒曼好而爲辯者所答復其議院之書。則公訴日耳曼之罪。

於天下。後恐不能曲爲寬恕。自有公論在也。其言曰。諸君乎。我人現處無可如何之地位。當其必要時。亦無所謂法律者。我國軍士已佔魯森堡。或已殘踏比利士之疆土矣。然則與萬國公法有所違背乎。曰非也。余卽直言無隱焉。蓋我人縱於公法有所違犯。然而我人之努力進行。究何爲哉。實欲早使我之軍隊。得達其爭勝點。而圓滿前途之希望已爾。我既爲人威嚇。人亦不妨爲我嚇之。今既爲最高貴之所有權而戰。萬衆一心。決無中道折回以懈軍心之理云云。是則德國法官。已經承認日耳曼之聲稱。誓守信約。無非假詐行爲。其預所籌定之計畫。不過欲專事殘殺。肆行掠奪焚燒。其所謂誓行保護之小國而已也。不僅此也。尤有別種德國簽認之條件。亦曾載明。若不至戰時所必要。或處於萬不得已之地步。則交戰國不得毀壞或沒收敵人之業產。所有未加防禦之鄉鎮村舍。及私人居屋。不得以榴彈攻擊。至於地方之建造物。以誌敬慕者。或藝術室。科學館。古代石碑。及關於慈善事業之收養傷者。病夫之醫院等處。如非爲關涉戰事時所用者。皆不得以榴彈攻擊。卽至圍攻。亦必設法避之愈遠。爲是軍隊經過鄉村時。或卽不幸而被地方人民之襲擊。亦不得任意掠捕以洩私忿。更不得以私人之違法舉動。而科地方以金錢的。及各種之刑法。地方官署。及人民所護之記念建築。

物。或善堂。或科學藝術教育等館舍。卽屬於政府者。亦應與私人業產一律看視。無分畛域。至於科學儀器及歷經幾世之記念碑。須得愛惜保存。不能隨意糟蹋。否則提起適當之公訴云云。卽如國家高等營造管理部定章。凡居留人民。及交戰團應受所在國之法律之制裁。因上流社會。共處一方。無不採用其僑居國之法律主義。而惟其在國之習俗是從。否則輿論所在。必遭物議也。試問日耳曼之在比法波蘭等處之種種舉動。是否踐其神聖之約言。盡人皆知。蓋無一不與條件完全相背。證據鑿鑿。奚可諱飾耶。此種可恥之歷史。非一冊所能述盡。我人祇據其一二種之蠻橫舉動。可以知其大概矣。魯文爲比利士最華麗之城市。其間之建築與美術之宏富。世界莫與倫匹。不僅爲比利士之所有物。而世界之精華。咸聚蓄於此也。尙有世界最古之大學校一所。頗著聲望。其中有藏書樓。則木工彫刻之圖形。匠心闢巧。精古無比。藏書有十五萬冊之多。竝有古舊名人之手筆錄稿。以數千百計。均爲現代所不能覓得者。學校與藏書樓。皆被日耳曼付之一炬。秦始皇之焚書。罪大惡極。已爲千古帝皇所僅有者。今藏書獨富之魯文大學校之被焚。其罪不亞於始皇。或且過之。然秦氏爲一不學無術之君。不期以文化自詡之邦。亦踵始皇之後塵。而犯同一之罪惡。豈不令人齒冷。夫開撤

之公然施其盜掠之行爲於魯文城。絕無人道之可言。更使世界文化之精華。水無恢復之日。此種作爲。對於各國。尙得謂之遵守誓約乎。不僅此也。該魯文火焚後。全城鎮市。變爲一片荒郊。焦土與輒瓦而已。其間不幸之人民。不得不作遠避他鄉之計。透蒙特前爲比利士熱鬧之鎮市。並有堂皇之市政廳一所。尤有比之亞潑來司城。其間有歐洲推爲奇古之堂屋數座。皆爲日耳曼所焚燬。徒存荒廢之地址。人民則流離失散。家無所歸。其誰致之。蓋日耳曼之忍心害理。世界各國。無不同聲義憤者也。法國之理姆師城內。全地球無不知有榮譽之大會堂在焉。該會堂建於乙千四百年前。立有石碑。上鐫詩詞。詳敘事蹟。所有法國史冊。均存儲於大會堂之毘連屋內。該會堂亦爲以前法有王者時代。歷屆舉行加冕典禮之所。憲樞則精嵌雜色之玻璃。鑿有古代之年期。輝煌奪目。見者莫不驚爲特色。前此亦曾會理姆師城週圍處。幾經兵燹。而凡大耳司之戰役。最爲凶險。然亦再三鄭重。藉以制限炮火之波及該城之威嚴也。抑知日耳曼之戰。傷軍士同在此城。若輩現爲法國醫士療治。法婦看護。乃竟毫不顧惜。轟然攻以榴彈。轉瞬卽毀滅無存。凡大耳司之一戰。已爲自古以來所僅見者。蓋其時人未開化。識見昏庸。卽至會堂被燬。情尙可原。乃竟以文明自負之日耳曼。愈接愈厲。將此蕪

嚴燦爛之石碑。及巧匠之美術建築等。摧殘零落。則奚可加以容恕。法國生禮師之鄉鎮。被日耳曼佔據後。鎮中有一酒家之掌理名西蒙者。見本鎮之被佔。忿無可洩。突然向德國開鎗射擊。死其一而傷數人。德軍亦即返向西蒙放鎗。固不能議其非是。然而猶不滿意。舍西蒙外。又且殺其一子。此豈萬國公法所准許耶。尤有甚於此者。該鎮之市長并紳士十二人。於此事並無關涉者。亦被拿捕而置於一處。而對牆壁一併鎗斃。於是復將全鎮焚燬。此豈又是普魯士施其日耳曼之文明恩化於該鎮耶。恐野人之蠻暴。亦無有過於此者。英之數鎮。近於海濱者。既無軍隊駐屯。又未施設防禦。被日耳曼之軍艦炮火。及飛行艇之擲彈攻擊。殊屬無謂。徒令多數之無辜人民。死於非命。日耳曼大背人道。厥罪匪輕。可恥亦屬可惡。英法之飛行艇。亦曾飛過德境。惟攻擊其海陸軍之所亦地。對於未施防護之市鎮。絕不驚擾。英法之舉動。無不遵萬國公法而行。之。則日耳曼則不然。動輒溢於公法範圍之外。不問若何。一律破壞而後快。夫戰爭固非樂事。惟戰則有別焉。有文明之戰。有蠻野之戰。其對於交戰團。及非交戰團。一律看待。如良民婦孺。統加殺戮。而無稍區別之者。蠻野之戰也。其文明之戰。則兵與兵敵對之。而與人民無及焉。惟是日耳曼酩酊於其軍國之主義。挾其可賈之餘勇。而示威於

比利士之全境。彼之所謂文化之邦。我則惟見其卑鄙亂暴已耳。不見夫數千百之比國非戰士。慘加殺斃。二百萬之比國良民。被逐出境。家中所有物。被劫一空。尙不足願。并火其屋而焚之。竟有二十五萬餘比人。逃過海面而至英國避難者。又有百萬餘人。逃至中立之荷蘭。由該國供應衣食。所費不貲。荷蘭軍人。皆服戎裝。在其本國邊境加意防護。所防者。非比利士。亦非伯利顛。蓋專爲日耳曼也。因荷蘭知德意志之國際信用。已無價值。並見該國之所謂文化。日趨於蠻野之點。以故不得不防也。以上所述日耳曼之亂暴行爲。不過依據大概而言之。更有甚於此者。不欲污我筆墨。亦無顏形容其可醜之狀態。而付諸刊行也。至於其對待無能之婦女。及老者之行動。更不願揚其醜矣。夫軍士之不法行動。或卽爲其軍官所指使。是軍士之箇人犯此不法情事。尙可原之。因有負責者在也。惟由軍士之個人。積而至於多數之隊兵。則隊兵之一舉一動。莫不聽命於其該管之上級長官也。然則釀成此種種之罪惡。亦莫不受命於開撒一人。而有以致之。而負此完全之責任者。亦開撒一人也。明矣。開撒不當以法外之語言。勉勵軍人乎。此已足證其心理之所向矣。彼之縱令軍隊爲所欲爲。軍紀之不法。係屬司空見慣。一若該國之分內事者。開撒所發之亂暴言論。已於前頁約略述之。惟對於

派遣軍隊之支那時之最於狂妄。支那人大可注意此點。而奚能漠視之。度其此中之言詞。開撒竟以番酋之亞鉄拉自居。而其軍隊則亨斯人之代表矣。亞鉄拉爲古之東亞亨斯人之首領。而施鞭笞野蠻之刑於歐洲者。猶之開撒之命令其之東亞亨斯人而殺害支那人之同一類也。毫不憐惜。豈知西歐之國。從無此殘忍之志願。橫梗於心也。文明國之創行法律。無非爲救濟人類入於禽獸之行。若日耳曼而果真蔑棄不顧。吾恐支那亦難免殃及池魚。蓋日耳曼或其他各國。若以律法或國際信用。視爲無足重輕之物。以爲凡事皆可任意處置。倒行逆施。不恤人言。則世界各國。無不蒙其禍患之影響焉。亦無所謂國際之條約與信用。其約款幾成具文。等於片紙。是則支那與全世界竟日處於憂慮中。而加重其恐慌之負擔。該國之目不轉睛。耿耿虎視於旁。此時則國之威信爲之埋沒矣。律法本與世界有連帶之關係。一經推倒。則世界之秩序。不至紛亂不止。夫蠻野之戰爭。行同賊盜。剽竊是其常技。無足怪也。是以戰即文明。已屬不幸。而况蠻野乎哉。當大聲疾呼。支那與世界各國。切勿爲其強權是公理之言所惑。如強權真能推翻文明國之法律。則此神聖之萬國公法。何獨而不能推倒之。以後國際間之交涉。所受苦痛。不再有甚於支那者。可必矣。近今日耳曼所恃者。無非擊其神

武之劍耳。抑知神武之劍。並無公道。頃卽銷聲匿影。不若律法之精神。永久存在。至公無私。日耳曼犯此罪惡。而曲加寬恕。真無天道之可言矣。英國首相阿思格曰。或有問我人何爲而戰者。余則以下列之二種解釋以答之。其一萬國公法。爲人之生命所繫。卽自尊自大之國。亦不得謂爲無足重輕之具。任意唾棄。是以我人既有此嚴肅之公法可恃。則履行條件之義務。分所應爲。擁護公法之精神。卽所以維持國際之信用。其二則我人旣爲此正大之宗旨而戰。不問其敵對者之壓迫力。若何威脅。我人必須擁護公法之精神。維持世界之人道。不使小國之稍被欺侮。倍加護持。以彰公道。如此方不負大國之威信。余則不信國旣入於協約。而可隨意棄絕。此項重要之歷史。將使世界歷久不忘。至於公法之精粹。如何維持。孱弱之小國。當如何能保其生存。此等正大之宗旨。多所不顧。專顧己國之利益。犧牲世界之文化。天良何在哉。我人曾見有一種通告書。爲德之人道博愛會所刊行者。該會會員。皆係德人。其通告書內之言詞。畧載如下。可見自有公論也。謂戰與方艾。現正不必提論議和之問題。吾人當拭目以俟。普魯士之御座。自行推倒。此時則吾人可聯合同志。所希望此不名譽之戰事之速了者。同誅普魯士之在朝奸黨。因若輩營私自利。釀成可恥之戰。而使日耳曼之文化。對於

世界各國。爲之掃蕩矣。此誠無可諱飾者也。又有法國之某報紙。亦曾闡明日耳曼之妄而言其真理焉。謂人之營營。遂遂於世者。不過爲自取滅亡之道。莫德之入於戰爭。若也。此理闡明。其如德之不自悟何。

(七) 巴爾幹之與協約國

自近數年土耳其擴張其治權於歐洲之東南全部分以來。於是人皆知有巴爾幹半島之問題發生焉。於一千四百五十三年。土國之野心家。來自亞洲之西。蠶食土地。強奪康斯登丁哪波耳而得之。(現之土京)漸將該地之土人。并其附近各屬。分加支配。於是彼之勢力。遠至亞特利亞的克海(意大利之東)及奧邦之邊境爲止。統受土耳其之管轄。各該地被其征服後。大半人民。屬於斯拉夫族。而亦有大部分。爲俄羅斯之種族者。惟土之政府。昧於治理。對於此項歸服之民。未能善爲懷柔。人民莫不怨望。騷動密謀。推翻土之政府。以冀脫離束縛。惟屢起屢仆。政府並不矜予感化。且將若輩概行殺戮。流血可慘。是以四百五十年來。土之政治歷史。並無成績之可考。無非行其禽獸之所爲。一味暴虐其人民已耳。希臘於一千八百二十二年。告成獨立。羅馬尼亞則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。宣告自由。布爾蒞利亞(在土國之北)於一千八百七十六年時。以布人不能受其政府之壓制。大興革命。於是全歐各國。莫不同聲義憤。鼓兵撻伐。以救布人於水火之中。次年俄即與土宣戰。迫其政府。准予土之各屬。有自治之權。蓋俄之要求宗旨。厥有二端。一則以布人之對於同種。向稱和好。二則以布人本有

自奉之宗教。而土耳其則回教也。至於斯拉夫族。及塞而皮亞人。與俄人等。同奉耶教者。希臘之東方教徒。數年其來。俄會要求歸其保護。因俄人之普通心理。以爲斷不能使耶教同人。供人殘殺也。現在俄已戰勝。且在栢靈布爾茄利亞及蒙登呢爾羅（歐洲小國近土耳其者）之國會。業經宣布。不再以此芥蒂。互相牽制。各自脫離關係。而享宗教自由之權利矣。夫土之領地。南至巴爾幹山者。係廣大之區域。直至南之海濱。爲界。東自康斯登丁哪波耳。至西之亞特利亞的克海爲止。該領土內之人民。半即土耳其。半則塞而皮亞。或希臘人。種族紛雜。職是之故。近今巴爾幹之交涉。成爲問題焉。又以土之政治不良。專施壓力。政府雖屢經宣告改革。而不事實行。對於大衆耶教之徒。不加撫綏。因此布塞蒙希各國。不得不設一人道聯合會。成立於一千九百十一年。藉以挽救國人。及同教者之同蒙虐待。且以示棄絕土耳其於歐洲以外之意。現雖土亦加入戰爭。一年後必被驅回。或且逐人於康斯登丁哪波耳之門。則巴爾幹之間島問題。可望和平解決。以免土耳其之惡劣政治。再加干涉。是所望於聯約之各國。同心協力而爲之也。德奧之希望巴爾幹戰局。久欲伺隙以進。而雅不願別國操優勝之券。日耳曼經營數年之久。以求結好於土國。惟並不與該國實表同情。無非虛與委蛇。誘

其入我囊中。償我慾望。則將來可增進德之商務勢力於小亞細亞而至亞洲之中心點。此非著者過甚之言。不見夫第三節之日耳曼。已公然承認其野心乎。其雄大之志。實欲得世界之幾部分。而更不妨蠶食大殖民地。以資安插本國之不敷居住者。若用和平手段而得殖民之地。則仁義兼須顧到。否則惟有以強力之軍隊。佔人土地而已。德固甚易攫得小亞細亞。並予拂來治河之附近一帶地。以置少數之殖民。更可先行置一鐵道。伸張其勢力於康斯登丁哪波耳至白大而（古回教主之京在土屬亞拉伯地方）及波斯海灣。惟若不於奧境及巴爾幹島。至康斯登丁哪波耳關一通。行之路。則該鐵道之於日耳曼。仍無所用。奧爲德之聯盟。大可貢此計畫與德。使其實行。其如各國之關於巴爾幹之抗議。何。其實無問國之強弱。抗議的是天職。弱小如塞者。此其一也。聲名洋溢乎全球。不亦榮乎。德奧之意。以爲幼稚之巴爾幹。委靡不振。決不願見其臻於強固而凝自結合。俟其弱之極點而自行分裂。時機成熟。不僅可以秉執土耳其之政柄。並可將土耳其與巴爾幹收入日耳曼版圖之內。而灌輸日耳曼之權力。日耳曼之文化於東歐之全部分。暨亞洲之中心點矣。奧之自爲計。亦不願見塞而皮亞。有擴張土地與勢力之一日。是以寧願犧牲信用。併吞向由塞邦完全管轄之波斯

那（奧之南部）及海全古味那兩省。此近年之事實也。奧之民族。至爲不齊。奧斯特利亞。與亨茹利亞之聯邦制。本由大多數之塞人。與斯拉夫族合成者。該兩種族之感情。向係忠於祖國。數年來游說同種之斯拉夫人。結一團體以謀歸向塞政府之舉。斯族既有此密謀之煽動。與當速變方針。以公正之道。對待斯族之在其自有範圍以內者。成且准予斯拉夫人同享政治之權利。然而奧國不此之務。一味以嚴格的壓服。此其所以昧於治國之要素也。世人以無主義之物體。而強自聯合。無有不憤事者。蓋強自聯合。並非出於自然。先則聯合。後必離間。此恆有事也。不幸之土耳其。有此人道聯合會以後。竟被棄絕之久。必爲逐出於所有地以外。四協約國。則同心一致。聯手作戰。並可以戰勝之地。而要求高度之代價。而德奧之注念。無非如上述之欲使各國之有關於巴爾幹者。各自離間。互相殘害而起爭鬪。戰之結果。土亦不過復得前所失去之一小部分之地。是則土之所得。能否償其所失乎。吾知其必不能也。惟塞而皮亞或能自奧境而增進其所有之地位。並制限奧國擴張其土地於亞特利亞的克海。此時則怨憤遲矣。豈知德奧對於塞而皮亞之尊大聯合會。漠然置之。彼之鼓吹煽惑。仍不少衰。以爲弱小而志大之塞國。必能屈服於其威權之下。彼之處心積慮。直至今日之戰爭。

起。而吾人始得有完全之證據焉。證據維何。卽意政府於一千九百十三年之通告書內。已洞燭其奸矣。意本爲三聯盟之一。而爲德奧請求列入。以向塞而皮亞宣戰者。意之復文。謂意之聯盟主義。爲鞏固國防計。而非爲攻人計。若德之陳請的。是好戰之心。此爲意所不能贊同者。其陳請之內容。陽謂或與塞有失和之時。實則奧係專俟機會。以便藉詞與塞開戰。雖讀其最後之通牒。似無合併土地之心。而奧之欲握有巴爾幹之霸權。以保固奧德之開闢一路。至康斯登丁哪波耳與東方之計畫。則顯然可見矣。適於一千九百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。奧太子被刺。事之真相詳見於下節之譯文。竟致演成可悲之事實。而使其有所藉口焉。此事發生後。一若縱火於歐洲之火藥庫。轟然爆發。而惹起世界之大戰爭。卽無奧公爵被刺。或塞政府置兇手於不顧情事。戰爭於遲早難免。矧塞政府並無有縱容情事耶。是以彼之欲戰之心。早已胚胎。而尙欲諍諍辯疏。殊無謂也。著者茲再畧述歐洲法國革命之歷史。而歐洲之聯盟各強國。對於今茲之戰爭。應作如何感觸。當一千七百八十九年。法國革命後。其時歐洲重要之國。爲奧法英普俄。而意大利與現今日耳曼之附屬各小邦。咸皆受治於奧國管轄之下。普魯士則爲日耳曼附屬地內之一小邦。政治窳敗。旋以醉心於軍國主義。發明器

械而漸臻上乘。於是妄自尊大焉。普雖獨立而聯盟於奧。因奧爲首。其屬之各屬地之首領也。維時並無鐵道。俄國隔離歐洲甚遠。交通頗不便利。不若現代之俄屬邊境。路線縱橫。直推至西。而中隔波蘭（古國今亡。介乎俄德奧三國之間）其波蘭之阻隔不通。亦爲普魯士之煽惑而成。於是奧俄普三國分其界限矣。法由革命時代而產出拿破崙。拿破崙之野心。竟欲戰勝全歐。握世界唯一之軍國強權。而使各國歸服於法國治權之下。今之普魯士。承其餘毒。人道幸福。均所不顧。吾知其必與拿破崙同一結果。失敗而後已。拿破崙之政策。甚屬恐怖。先破奧之勢力。使意大利脫其關係。而獨立之伸張其治權於法之全國。征服普魯士後。再欲收降俄羅斯。其畢生之心力。無非欲達其管轄全歐之目的。不期一敗塗地。徒成畫餅。英則爲拿破崙之最大仇敵。蓋英先破拿破崙之海軍。繼敗拿破崙之陸軍。於是拿破崙之在歐。軍力聲勢。皆爲英所推倒。而拿破崙則被囚身死。英則不避艱險。力顧歐洲之大局。各國均蒙其福。而普魯士之受其所賜。更爲多多矣。自拿破崙被滅後。歐洲秩序漸形恢復。惟奧之權力。不若前此之強盛。而再能領治意大利。或日耳曼及各附屬焉。普魯士則倚賴俾士麥之碩畫宏擘。權力日增。與奧處於敵對的地位。而隱然競爭日耳曼各屬之首領矣。普又以一千八百六十四一千八百

六十六兩年之勝戰。而一千八百七十年之普法戰爭。又獲勝利。日耳曼竟爲歐洲中央之強大帝國。而其武人之握有軍權者。無日不有戰勝別國之期望。德之國勢蒸蒸日上。而伊之野心。亦勃然興起。強欲以歐洲分裂爲二。卽今之所謂國之均勢者。皆集權於日耳曼之一國也。有此分裂全歐之心。衝突時所不免。俾士麥初次之併吞計畫。開始於一千八百七十二年。以致引起俄奧德三國之號稱歐洲之三皇者。惟俄於普之政治。始終不免疑慮。迨至一千八百七十五年。普又欲以二次之戰。恐嚇法國。俄則聯合英國。從中調停。以避戰禍。此時俾士麥。尙與俄羅斯講信修睦。蓋其計畫不欲於歐東及歐西多一仇敵之邦。與俄訂一秘約。互相防護。而專爲抵制奧國者。又於一千八百七十九年。另與奧國訂一秘密聯約。其名爲國防起見。實則抵制俄羅斯也。是則與奧之聯盟。係專爲抗拒俄羅斯者。爲時不久。可於一千八百八十二年。與意大利重再訂約。其意亦不外乎鞏固國防也。及一千八百九十年。今之開撒維廉姆第二。以爲己之智慧與權力。除其向所信任之開創家國之俾士麥外。無與頡頏者。然伊已失去萬能之大臣。亦無及矣。其時與俄之聯約。不久卽無効力。而與奧則日臻強固。當一千

八百九十一年至九十六年。法俄則漸形親密。因有從中挑唆之日耳曼。遇事恐嚇。該兩國不得不訂一攻守同盟之約。惟俄法以奧意雖經加入聯盟。而與該兩國關係甚鮮。是以邦交接續友好。毫無間言。但日耳曼爲世界及歐洲之縱火者。欲爲自防與抵制該國起見。奚能不訂一互相維持之約。此俄法訂約之先後情形也。後卽有各國均勢之倡言。一方面爲德奧意。一方面則法俄兩國。同時又有勸英加入法俄兩國之聯盟。而英則終以爲與各國常願友好。不欲互相猜忌。或有誤會存於其間。所以直至現今英王愛德囀特第七。無往而不與各國相示以誠。卽於日耳曼。亦一視同仁。英之政見。每欲引德法兩國。漸加接近。而從中調和一致。惟時機未至耳。當此戰爭發現時。英於奧意及各國。仍未易其初志。卽對於日耳曼。仍抱維持世界和平之宗旨。是以熱誠努力和解其間。終冀化干戈爲玉帛之主義。英於兩年前。亦曾向德提出。與以一年之期限。備造軍艦。蓋卽各國無有於一年內能製備艦隊者。德則拒之。其實英則獨立之邦。以爲歐洲各國。有關於平等之利益者。有關於過度之利益者。莫不望同享和平之幸福。以故英邦雅不願與各國訂立盟約。以免大陸政策。群相淆亂。詎意日耳曼及近今

狀態熱度增高。頗能與各國表示同情。（反謂之詞）於法更積不相能。而於俄則尙居其次。卽茲不幸而戰釁開端。吾以爲各國之均勢。依然存在。其一爲德奧意之三國聯盟。其二仍爲英法俄之三國。作如是觀可也。其然。豈其然乎。

(八) 戰爭之托辭

日耳曼之武人派野心勃勃。貪得無厭。則今茲之釀成戰禍。誰負其職。早已顯明於世。亦無庸爲之深諱。若輩之目光。以爲併吞比利士及其附屬地。征服法蘭西。強奪其殖民地。搗毀英國。伸張奧德勢力於巴爾幹。管治土耳其。并小亞細亞及亞非利加洲。再從砲壘防固之青島而得強勢於遠東。此種荒誕之政見。曾於三年前由德之某大將。公然刊行於書籍。而詳加詮釋於書之第三節內。因知此次戰爭。已足徵其早爲安排。是其心目中未嘗有一日忘此無上之政策也。普王卽德帝。摩拳擦掌。對於世界躍躍欲試之狀。歷已二十年之久。前之對於支那之青島。則另用一種面具而攫得之。至於對於法俄英各國。無論其若何之擦掌摩拳。終無效力之可言。其對於上之面具。則又是一種狀態。亦不外乎鐵血之恐嚇而脅迫之。繼則假作愛情而與蘇爾丹（土皇之稱）頻行握手。藉以籠絡。俟其就其範圍。可爲我左右之。普王嘗於村野公衆之間。謂朕願維持世界和平。處理公正。每一言而頻擦其掌。動搖其手持之棒。矯揉造作。一味欺人。今也何如。不嘗於村野間攻擊不已。又向住屋宅眷。大施劫掠乎。如此而再欲辯護。夫復何辭。例如普王一面召集軍人。并組織海陸軍之完備。俾便攻擊。難得有奧公爵被

刺之機。所以一發而不可收拾矣。破壞和平。亦屬普王。尙欲托辭以護謝耶。爾撤又恐此事發生後。若再寬以時日。容其籌商之餘地。則俄奧或可締結和約。職是之故。則不若向俄宣戰之直捷了當矣。奧匈太子及公主之被刺。普魯士即運其敏捷之手腕。托詞開釁。而嫁禍於塞而維亞。此則奧國之罪也。兇殺固爲惡劣之行爲。若我人欲知此次之事實。當一究其真相。可以恍然其被刺之歷史所由來矣。蓋該公得及公主之慘遭殺身之禍。亦由奧匈政府之政治不良。而有以致之也。伊之被刺。發生於西拉及復地方。時在一千九百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。全歐得此驚耗。無不爲之憤恚。兇手二人爲年未成丁者。若輩犯此大罪。實屬可惡。然吾人現當於要點處。須三注意焉。蓋該兇手非塞而維亞人。實奧人也。塞而維亞奚能尸咎。且禍之發生。在於西拉及復地方。係在奧境而非塞土之內。是則保護太子公主及管理人民。係奧國應盡之天職。亦且禍生於己之管轄境內。尤屬責無旁貸。然則奧匈更何能置嫌疑罪於塞國之門耶。人皆謂兇手由塞之秘密黨會所指使。而兇器亦爲該會所供給。事之確否。姑置不論。因其致殺之由。尙有實在之原因在焉。此原因較之人之所稱者。更爲重大也。然無論若何。似不能藉是嫌疑。而驅世界入於戰爭。以致傷殘數百萬之生命。開戰之理由。實不充

足。奧豈不知。是以直至今日。奧國不欲宣示其公訴塞國之罪狀於天下。該兇手就擒後。由奧國審判。訊得兇手所持以殺人之器械。爲塞之秘密黨會所供給者。卽據爲真確之供狀。然則俄羅斯曾請將是項供證宣布。而奧竟拒之。此何故耶。現知兇手實爲奧人。則奧政府之對於本國人民。自應完全負其職任而查辦之。此無疑義。詎知奧政府不此之務。竟誣該兇手之陰謀主動於塞之高等秘密社會。謂該會之總機關設在塞境。所有塞之軍官。皆爲引進。該秘密會爲會員。所以塞爲罪魁禍首者也。其誣議有如此者。畢竟孰是孰非。不難推求於另一節內。卽敘述當時和平協議情形之一篇者。茲再續述正文以鑿閱者。嗣後奧國延擱此事至四星期之久。忽下哀的美敦書於塞。此爲日耳曼之從中唆使。不言而喻。其中裝求條件。有碍塞之領土。與其獨立之主權。一若視塞爲其掌中物。而爲塞所不能忍受者。并聲明須於四十八鐘內完全承諾。否則奧卽下動員之令。塞既祇有四十八鐘之限。時間短促。奚能有談判之餘地。然則塞竟何如。塞則不得不就商於友好之俄羅斯。因俄亦爲斯拉夫族。與塞人等。俄且處於保護國之地位也。旋由俄從中調和。勸告塞國。祇得承諾兩款。惟該兩款亦須要求送由荷京弭兵會。請爲公判。方可履行。而奧則爲日耳曼之暗中唆使。不允其請。施其

欺僞之手段。竟下動員令以迫塞國。若是之行爲。詎非使俄亦人於紛爭乎。爲俄之計。對於同種弱小之國如塞者。實不能袖手旁觀。而任其受壓於強大之奧國也。且俄之見解。以爲塞真有犯罪之行爲。須得適當之懲戒。惟終不能破壞其領土之獨立主權也。更不幸而奧若與塞宣戰。俄必與奧以兵戎相見。如此則日耳曼爲奧之聯盟。亦必與俄開戰。法則爲俄之聯盟。必與德奧宣戰。有此關係。互相牽制。則使全歐共趨於燎原之火。勢所必至。豈不令人可畏夫。哉。俄以奧國所予塞之時間。太爲匆促。然於無可如何中。雖已絕望。尙希有挽回之餘地。以故通牒奧國。多予時日。以資續議。而奧被德之煽惑於後。始終堅拒之。至英國對於塞邦及巴爾幹。絕無直接之關係。惟於一千九百一十二年。巴爾幹戰爭時。英國外務大臣愛德渥特。特爾來對於軍事之作用。有所感觸。而深受激勵。幸其竭盡能力。縮小戰爭之區域。得免各強國同被牽入旋渦中。是以該大臣於此次最後談判之時。尙運用其力之所至。以警告德國。請其轉勸奧匈。勿作過事之苛求。以示和平。英且提出德意。旣爲奧之聯盟。則一方面爲英法之聯盟。各該國皆當參與續議。英法意各國。均經認可。惟德不然。不僅此也。亦且不願用其勢力以抑制奧國。或勸其要求塞國所不能承認之條件。略予修正。或使奧國再訂續商。緩其決

裂開釁之期。德皆不允。若德一言。戰即可免。乃德之武人派。早將戰事完備。亟欲與塞一戰。所以始終不發一言。以忠告奧國也。英法俄意各國。屢經設法調處。以避戰禍。而德則從中慫恿之。當七月三十一日。俄奧正在協議中。此時或能彼此通融。達到和平之期望。亦不可知。乃德竟突然而起。卽下戰書於俄。咄咄逼人。有如此者。且同日德尙接有要電兩件。亦所不顧。毅然決然。爲所欲爲。其中一電爲俄所發者。一則從英所發者。俄之電。爲聲請俄甚願以彼此所爭要點。移請荷京公同議判。英電則請德國若再加以磋商。以求和平之結束。則英當力保務得英法兩國之同意。如該兩國拒不見納。英則置身事外。兩不相助。不幸日耳曼久已酩酊於軍武之主義。不能醒悟。獨冒天下之不韙。而首先開其戰端。若國之心理。不事玉帛。專尙干戈已耳。可慨也夫。

(九) 和平協議而免戰端

此節專述當時協商情形。其協議時。滿擬和平解決。以免戰釁。詎意於一千九百十四年之七月及八月初。已播戰禍之根。殆事之前定乎。然其前後之事實。有三種理由。人莫能解。其一爲各國使臣爲此事之來往函電公文。暨互相協商之意見書。不一而足。其二爲奧國未將該案之始末。如各國之宣布於大眾者。三則日耳曼更不敢以全案之事實。露布其所宣露者。皆是普通手續。其餘如該國與奧協商。及緊要之點。皆付闕如。屢催宣示。置之不理。得不令人可詫耶。若德真能推誠相與。以求和平。則何不早爲宣布。免招物議。於以知德奧之不願宣示者。蓋恐世界之識其真相。而洞燭其奸耳。英法俄各政府。則同一態度。所有關涉此案之真相。早經尅期露布。意亦如此。獨德秘而不宣。卽宣亦一部分而已。現將全案要畧。露布於吾人之前。卽可據以爲實。而知各該國之處於若何之態度。或有和平解決之誠意。或有不願和平之狀態。而必欲一戰者。蓋是項函電公文內。語氣早呈具體之現象。讀者當自決之。而知其實事焉。(一千九百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) 該日奧匈太子及公主至波斯那(奧之南部)之西拉及復鎮。巡視該地。爲波斯那及海池哥肥那兩省之首鎮也。太子及公主乘車甫入該鎮。

忽被暗殺者擲以炸彈。幾瀕於危。少頃。又被鎗擊適中。竟致身亡。七月二十三日。太子及公主既葬後。維也納(奧都)之暴徒。怒不可遏。聲勢洶洶。欲將塞使館之旗幟拔去。擲破者屢矣。(七月七日)奧之各大臣。暨海陸軍之長官。以西拉及復地地方。出此大故。群集密議。至七鐘之久。(七月九日)是日之手續。爲奧於西拉及復出事後。正式勘查既畢。各大臣會商結果。加予評議。後即將此案奏既。壽年之奧帝。而奧帝即行批准。迨至十日。始將此事公布於外。惟於勘查之如何手續。會議之如何效果。均未宣告大衆。(七月十三及十四日)該兩日忽有可恐之謠傳。發生於法蘭西。謂該國之軍隊。毫無整備出戰之狀態。此謠傳必爲德人所播。以爲該國空虛。必能頃即掃盪巴黎。而將法蘭西摧折盡淨。一霎時間。即可移其軍勢於俄境一帶矣。(七月十三及十四十五十六等日)栢靈市上。所有康拿大之太平洋鐵道股票。群相出售。抑知康拿大鐵道。爲英之有限公司。股東當負其職。而德人之從中鼓動。顯然欲與戰事未決裂前。收回現銀。以售其奸險之計畫也。(七月十六日)奧匈本有兩議院。一在奧斯特利亞。一在匈茄立。該日匈茄立之首相。後即爲奧匈之首相。宣告於匈茄立之議院內。謂現爲戰爭必要之時。甚屬傷心。此在奧國遞交哀的美敦書於塞之前一星期事也。(七月二十

三日即星期四。奧國開始將戰事暗爲豫備。已示其向塞之心理。絕未宣布塞之罪狀。奧即貿然致正式的附有十條件之公文於塞。此項要求條件與哀的美敦之性質毫無辨別之程式。并要求塞政府於四十八小時內。該十條件均須完全承諾。哀的美敦書內。且載有塞政府須訂期遣使謝罪。并須逐條履行。缺一不可。如塞政府竟是承認此無禮之要求。不僅受此大辱。而竟終身爲奧邦臣下之奴隸矣。豈不可恥。其所要求之條文者。此措詞於以見奧之興兵作戰。以爲即可佔據接近奧境之塞邦首都倍而格來得爲己有。若有刻不容緩之勢。初無希望其條件之承諾也。英國外務大臣愛德渥特葛雷驚悉哀的美敦遞出後。當即往訪駐英奧公使。并請其訂時協商。此爲英國初次調處之手續也。該大臣並警告奧公使。謂若此情形。是惹起全歐之恐慌。而咸皆入於戰爭之禍。如此則不得不迫請奧俄兩國和平協議。各事退讓以解決塞。而維亞之困難問題。(七月廿四日即星期五)此日則爲歐洲辦理困難交涉之第一日。爲歷來歐洲所僅有者也。奧國致塞哀的美敦遞出後。其中內容。直至是日始經通告列強。僅此一日內。各強國何能作協商之籌備。矧已遞出。亦是不及。且各強國之重要部臣。因公離京者。在在皆有。適於此時。即將哀的美敦遞交塞邦。迫不及待。一若無暇再

遷別日者。豈非故意而爲之耶。當此千鈞一髮之際。德皇有意出京。以游弋各處爲名。而法之伯理璽天德（總統）及國務總長。早離巴黎而往俄都通問。俄皇得此消息。不得不短縮期間。卽於五日內趕回巴黎。同時駐俄英公使。電致其本國之外相葛雷云。奧國之遞送哀的美敦於塞。係乘此好時機而特意爲之。其時又適奧皇離京而至以斯吸耳。而該國之首相。於其發出哀的美敦後。亦已離京往謁奧皇於以斯吸耳。如此則奧國現無負職之大臣。當與之協商國交問題者。於以知哀的美敦之遞出。適於此時。致使各國不及措手。絕無磋商之餘地。此則人皆不能無疑者也。殆德奧早經預備此種計畫。而使人無從捉摸。否則何若是之巧耶。夫奧惟德之命是聽。奧若不幸。而亦與俄失和。尙欲希望德之完全助力。是以此次奧必先商於德。繼則得其認可。始發最後書於塞。此蓋不言而喻矣。旋又由德國通知列強。謂奧之致塞通牒。並無過事之要求。其所列之條件。德則認爲減至適度焉。而奧之舉動。德政府並無所疑。亦經認可。德政府又且謣稱塞之傳道會。以宗教問題。煽動奧之南兩省。波斯那及海池哥肥那之斯拉夫族。陰圖與塞聯合。致成今日之結果。奧之行動。實爲不得已之舉。奧而欲保存大國之名譽。奚能免其強迫之條件。卽至奧軍壓於塞境。亦爲塞之咎由自取。且此間

題除奧塞外。各國不能干涉之云云。俄則以爲奧之要求條件。非專爲塞而發者。故不能默認之。且以塞爲斯拉夫族而合成一國者。與俄人同一種族。俄之於塞。爲其向所信賴之友邦。亦且處於擔任保護之地位。若竟坐視塞之被逼而不救。則俄對於塞。非友好之邦。實塞之仇敵國矣。俄之外交大臣。於七月二十四日。照會駐於俄京聖彼得堡之英國使臣。謂奧之舉動。實不道德。令人恥惡。彼之法外要求。斷不認可。此必爲德之主動。否則奧必不敢肆無忌憚也。若奧與塞。竟以兵戎相見。俄亦不得不召集軍隊。俄之外交官。又於同日七月二十四日。通牒奧國。謂列強當勸告塞邦。勿予固執。一面請求奧國。以所限塞之時間。殊太匆促。當寬予時日。并請將塞之罪狀證據。宣布於衆。免入疑慮。而示公允。英國外務大臣葛雷。又於本日。謁見奧使。苦口婆心。力勸奧使加予矜憐。而延長其所限塞之太短時間。使可從容磋商。並切實聲告。謂從未見有強國而致通牒於獨立之邦。用此可怖要挾之文字於條件之內者。以理言之。此爲奧塞之交涉。曲直真相。自可由兩國逕行解決。英政府本不能插身多事。惟吾之見解。以爲此事關於歐洲之和平。甚非淺鮮。是以不得不以魯仲連自任也。是否有當。請鑒察之。葛雷折而又至德公使處。晉謁迫請。將此交涉移往奧俄兩京。由德法意英四大強國。共

同協商。惟由德從中主持。而感動奧邦。或可允洽。此爲現在俄國之辦法也。(七月二十五日即星期六) 該日俄之首相。力請於英公使之前。請塞奧交涉。奧若允許。移請四大強國協商。俄則甚願處於旁立之地位。而將此問題付託於英德法意公判之。此爲合乎正理之言。尙有過於是者乎。惜奧爲德之把持而不能贊同爲可憾耳。同日駐奧英公使。通知愛德渥特葛雷。謂今晨之奧報。載有奧對於塞。既不示以退讓。且亦無通融之心理。是日午後。塞政府答復於駐塞之奧公使。謂十條件皆能認可。惟其條件之關於塞國領土主權。應請再加修正。稍予保存體面。塞之完全承諾。已在各國意想之外。亦爲德國所初不料者。詎知塞爲德國懲息於後。仍不滿意。寔其不願和平之解決也明矣。是晚六鐘三十分時。奧之條件。尙未磋商就緒。奧使遽行起程離塞。同晚塞政府亦即離都。移至里盧(塞之東部近俄境也)地方。因其京密接奧土。恐不穩便也。在此四十八小時內。英曾三次竭力磋商。冀達平和之目的。其初次之手續。英則約同俄國。迫請日耳曼力勸奧政府。稍予通融。請求延長時間。其時亦明知德之態度。不欲聯合英國。以勸說奧邦。是以英之請求。德亦不置可否。然亦姑盡人事而已。其二爲愛德渥特葛雷。迫請德法意英聯合進行。調和於奧塞之間。意法俄均即允許。德亦暫不

進行。並稱卽不幸而與俄邦交決裂。德不反對之。三則駐塞之俄法英外交代表。奉其各該國政府之訓令。轉勸塞邦居其力之所能允。而再爲遷就以償奧之慾壑。豈知一無效力。英則仁至義盡。夫復何爲。(七月二十六日卽星期日)奧已下一邦分之動員令。此時愛德渥特猶竭力向四強國從事調停。俄法意各國皆允飭其駐在倫敦之各使臣參與協議。而德則并其前所表示同情者。亦卽推翻不認矣。德皇忽於北方巡弋公畢返京後。當由德政府撤銷仲裁之責。退出四國協議之列。葛雷氏又於同日致電四中立國之英德法意公使。謂事雖如此。仍請四強國參與協商。免致紛擾。意則當卽贊同。(七月二十七日卽星期一)法政府已於是日。接有葛雷氏之正式公文。而德政府之復文。發出於前一日卽二十六日。始於翌日卽二十七日。方遞到英京。復文內聲稱。德仍不願參與協商。惟稱此事可由俄奧直接交涉而解決之。此時比國則已深抱不安。默察現在之情狀。不得不下動員之令。以資自衛。比國之下動員。爲生存所必要之問題。以故愈早愈妙。日耳曼果於後一星期開始行動。以示抗比。比之動員。及時卽下。足能阻抗德之軍勢。進至比境。遲至一星期餘也。愛德渥特葛雷氏仍竭其力以求戰事之不發生。或冀日耳曼公使畧予首肯。參預會商。同時葛雷氏聲請。德使謂俄當

實施其壓力。使塞承諾奧之強迫條件。而德之一方面。亦應令奧補予讓步。人皆知奧惟德之言是從。決不有所推諉也。且於同日俄已向奧邦明白宣示。謂奧塞戰爭。不能僅僅限於兩國。當必要時。俄亦不得不居其職任。預聞戰事。作保護塞邦之籌備焉。此項宣示。德亦知之。若此則法當扶持其聯盟之俄羅斯。德則負奧邦聯盟之義務。亦必出兵相助。其結果必引全歐入於戰爭。此何能免。蓋必然之勢也。(七月二十八日即星期二)奧則置俄之警告於不顧。當即與塞實行宣戰。然葛雷氏以爲雖已決裂。或可有一綫平和之希望。速即致電德國。謂並非以貴國不願參與協商而示反對。惟當此緊迫時。尙請作最後之斟酌。或有挽回之餘地。同日奧政府亦拒俄之忠告。竟謂要求塞之條件。祇可限於奧塞兩國之協商。則國不得干涉之。(七月二十九日即星期三)駐奧英公使。以事機急迫。當即拍電聲明。謂現實無術以止奧塞之戰爭。而駐意之英公使。以意國爲德奧三聯盟之一。亦即電致本國外務大臣葛雷氏。迫求意國外交大臣。將此交涉移請倫敦公使團。特開會議。從事調停之。葛奧氏之復電。謂現在奧國不受各種之調和。或由意公使設法感動德奧。再事磋商。仍由英主持之。葛雷氏亦且致電栢靈。迫求德政府於無可設法之中。再事斟酌。或仍由四強國之團結力。加以

援手。務使奧俄兩國。不得發生戰端。法尤而意亦許之。若德而果能平心靜氣。以和平爲前提。用其力之所能。免致交涉之決裂。自有挽回之手術。何難使奧就範。此英國普通之心理也。同日德之國務院。提出顯有要挾之條件。而照會英公使。謂日耳曼如果能戰勝法國。並無欲得土地之野心。當可宣誓使英勿疑。惟請英守中立。勿加干涉云云。此項提出之意見。宜英之國務大臣。目爲不名譽之舉也。英使當即詢問德之國務院。此種宣誓。能否保證法之各屬地亦在其列。則該國務院。拒不見允矣。至德之對於荷蘭。伊嘗謂如各國皆表同情。德當尊視荷之中立。至德之於比。則謂當視法之何若。行動。德再用其強力以俟其後。若比不黨於法而抗德國。則戰後應尊視其領土主權。無稍侵害。種種可恥之言詞。大伯利顛甚不願聞。蓋其意。英當作壁上之觀。聽法之被德分裂。破奪其殖民各地。使其負擔巨大之賠款。至比則任其蹂躪。聽其作德法之大戰場地。殊不知英曾簽約。負保護比邦之義務也。德之計畫。實屬殘酷。尤且無恥。不得令人憤憤耶。同日俄羅斯以奧已下動員之令。亦即召集一部分之軍隊以答之。其意蓋抵制南之奧。而非反抗西之日耳曼也。同時俄公使知會奧邦。謂俄之動員。關於塞之命運。蓋非淺鮮。是俄之責任所在。作此不得已之舉耳。(七月三十日即星期四)本

日駐奧英使。又以別種可痛之事。密陳於葛雷氏。謂德公使個人之心。與維也納排俄排塞之意。膾合。實無和平之誠意。可表明其主義者。又謂德使於奧之要求。塞國條件。在哀的美敦。未經遣使遞出以前。伊必深悉該條件之原則。或且該條件之每行文字。由德使加以簽認。電奏德皇。同時駐俄之英使。亦謂俄之國務大臣。亦已得有日耳曼從事於海陸軍之籌備。以抗俄國之完全證據矣。駐俄之德使。忽於夜半兩鐘時。往訪俄之外務大臣。請詢有無妙術以挽救之。是則或可導人和平之境。此爲俄之所不及料者。俄大臣當即錄出其意見。以示德使。謂奧國如認對塞交涉爲影響於歐洲之和平。且碍於塞之國家威嚴。而能放棄其哀的美敦所列之苛刻條件。俄當遽行飭止軍事之行動。俄之殷殷請求者。無非欲冀奧之一諾。而由德之所請者。方可保存塞之完全主權耳。同日又由葛雷氏切實聲復。德之國務員。謂貴政府不能圖片刻之悅意。而接受國務所提出之不名譽之條件。應知保守中立。爲國之應盡義務。該條件卽上文所述。聽法之殖民各地。爲德奪而有之。法境任其踐踏。英國不加詰問等詞。幸而法境及其屬地。至今未曾失於德人之手。亦且深喜法國在歐洲所有之界域以內。未失毫釐之土。否則大國之聲威。不已墜落千丈。而受辱於日耳曼治權之下矣乎。由

此以觀。彼之法外條件。關係甚重。何能忽略而視之耶。且於吾人所處之地位。榮耀與否。姑且不論。日耳曼之不顧輿論。強行襲擊法蘭西。吾知其自今以後。犧牲名譽。永遠不能恢復之。其所得之代價。能償其所失否乎。該國務員實又運動我人拋棄國家之義務與利益。而欲犧牲比之中立者。則我人何敢嘗試而一擲耶。愛德渥特葛雷氏。飭知其公使而聲明之。謂無論如何。英必竭其忠誠以維持英德兩國之邦交。若是則該兩國仍當繼續進行。共扶危局。藉以保固歐洲之承平。同日駐英之法公使。往謁葛雷氏。謂德之軍隊。已經屯營於法之邊境一帶。早於數日前。遣其戍兵於法境。巡邏兩次矣。法以兩方面或有衝突情事。卽令法之巡邏兵。退於本境十基羅邁忒之遠。以免彼此誤會。法之國民。無不同聲共憤。以爲示之以弱。法政府祇得明白宣導。安慰人心。謂法終不欲以戎首自居。向之尋釁。此以見法之志願。實有和平之誠意也。（七月三十一號卽星期五）隔夜開撤與其內閣開會密議。直至夜半。今晨俄德兩國。互下全國之動員令。惟德之預備行動。先俄一着。少頃。德之軍隊步伐。已進至俄境矣。此時則葛雷氏通牒德法政府。專詢該兩國是否負其義務。履行對比之條約。法政府當卽復允。惟德之國務秘書官復文。聲稱此事關於軍事之計畫。當奏明國皇。就商於國務大臣。

後。是否能有復文發出。尙屬疑問。一言以蔽之。日耳曼之決意欲得比利士而甘心。以故對於御筆所簽之條約。視若片紙而無足重輕者。法公使卽於是日追請愛德渥特葛雷宣布。謂英爲法俄之聯盟國。請德注意。或卽以此義感動得免事之決裂也。葛雷氏復稱。渠已再三向德開誠布公。謂英人之普通心理。不願國家坐視比之被陷。法之被逼。而一無補救之法。惟渠之個人爲難處。實不能保英議院之能否通過是項手續已也。是以現在余(葛雷自稱)祇能退出協商之列。不欲預聞其事矣。昔時德之向俄宣戰。深不喜俄奧。反又和好如初。居然解決兩國之紛爭。當其結束時。互相致詞。各願前途和平順利。乃日耳曼反不之喜。一若視和平爲仇敵者。不亦異乎。(八月一日卽星期六)日耳曼佔據魯森堡後。又致最後書於比。專事脅迫。並要求比國准予德之軍隊自由通過比境。如不見許。當視比爲德之敵對者。且限於十二鐘點內。須得比之切實答復。比則復以爲中立而受攻擊。侵犯一國之權利。其兇惡無有過於是者。若比而忍受其提出之條件。是則犧牲一國之名譽。拋棄一國之責任。比自覺有愧無已。惟有努力以禦強敵之爲榮也。日耳曼竟於是日在基耳河(德之西北海口海軍重鎮)拘留英船兩艘。駐在倫敦之法使。遂卽宣明此次之事實。謂觀現今之情狀。難免不有

別種之困難發生。其完全之責任。當由日耳曼獨自負之。此時德既未向法宣戰。德使又未離去巴黎。而德之軍隊。業經侵佔法地。我人希望和平之公共心理。無微不至。以爲法既於邊界處退出十基羅邁忒之遠。以免誤會。何德仍在進行中。究何居心。是則吾人可留此次之事實真相於世界。而俟諸輿論可也。日耳曼之向俄宣戰時。俄奧兩國正在協議中。前途實有進步之希望。何以見之。見之於巴黎之奧公使。致我國外交大臣之通告書。謂俄奧交涉問題。互相接近。彼此意見。不甚分歧。或可從此和平結束。此爲奧之自所稱道者。日耳曼之橫衝直撞。顯違公理也。(八月三日即星期一)意大利爲德奧三國聯盟之一。亦於是日宣告中立。意之如此舉動者。意謂我之聯盟。爲自衛計。非爲攻人計。蓋深知此次之興戎。非俄亦非法。實其聯盟之德奧兩國也。意之自信力。不亦勝人一等哉。當葛雷氏將此重大之全案。移請於英議院。提前開會。以資解決。不意日耳曼即於是晚與法決裂邦交矣。(八月四日即星期二)比之元首。上懇於英王。謂貴國之歷代君主。自一千八百七十年以來。無不以友好之邦視比。斑斑可考。即貴王亦莫不以敝邦爲親愛之友。是以余不得不將現今之困難外交。請求貴政府

仲裁一切。力予維持比之領土主權。堂堂大國之聲威如英國者。何忍假作鷹鷂。任獨立之比國。哀哀聲訴而置於不理耶。葛雷氏當即致電栢靈之英公使。謂德之違反約章。英實抗議。應請照致德政府。趕將迫比之條件收回。尊視其實貴之中立。駐比之德使。通牒於比之外交官。謂如爲軍事所必要。德必實行其宗旨而後已。此電傳至英國。葛雷氏復電至比。謂大伯利顛必與俄法聯袂進行。反抗德之強暴行爲。並允永久擔任保護比之領土。與比之獨立主權。德政府飭其駐英之公使。向愛德渥特葛雷氏聲告。謂戰事結束後。德當歸還比之土地。惟現在不能顧及其中立也。無何英即得悉德軍已入比境。聲稱須索利愛渠地方。（比之一邑以製造著）應即讓出云云。於是外務大位葛雷氏報知駐德之英公使。謂我人探得日耳曼已通牒比國之外交官。聲稱德政府如爲必要時。不得不以軍勢強迫進行。藉以施展重要之計畫。並探悉比之土地。已爲日耳曼所蹂躪者。何止一處。據是以觀。日耳曼之不願尊視比國與法國等。則與其上星期所復我人公文。卽在栢靈與巴黎所公同認可而發者。不相符合。現當重申前說。加以責問。要求其作滿意之答復。且本大臣今晨亦發一電。當於是夜十二鐘

可遞到栢靈。該電亦須切實作復。否則可令其請給出境護照。並向其聲明。謂英國政府自有處置方法之權力。以保持比之中立。及履行條約之義務。且該條約。日耳曼同負一部分之責任。亦者英國等。直至此最後之時期。一無答復。則英德兩國之邦交。而再欲達於和平。亦無望矣。噫。日耳曼始終以國交爲兒戲。若能如法之誠信無欺。踐行其一千八百七十年之約言。或可望平和之一日。然則伯利爾仍當繼續其學生之勇力以維持之。而德政府並未俟至晚間之十二鐘。卽於七鐘時。將出境護照給與駐德之英公使哥斯。今以示最後之決裂。同晚英王通知議院。擬下動員之令。統觀上述之種種情事。此戰非奧邦實爲日耳曼所釀成之顯而易見也。蓋時尙未至。八月十二日之期。奧德已聯合攻擊法國。不得已法英兩國。先後向奧宣戰矣。而德之白皮書所義。俄皇與德之開撤往返電文之手續。其中有克若（俄皇）請德皇將此公案。送請荷京公判之要電。有意闕而不載。其原電轉述如下。頃接貴電。足徵友愛情殷。甚感甚謝。惟是日敵國大臣。呈由貴國公使交與之公文乙件。其中措詞兩歧。不勝訝異。應請解釋。以破惑疑。鄙意對於奧塞之爭點。仍應送交荷京。再爲磋商。以示公允。彼此素稱友好之邦。以貴國大皇帝陛下之聰明睿智。想必有以教我也。七月二十九日。俄皇電此種。

原书缺页70-末